

水城烟雨

成茂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水城烟雨

水城烟雨水城烟雨

水城烟雨水城烟雨水城烟雨

水城烟雨水城烟雨水城烟雨水城烟雨

SHUICHENGYANYU SHUICHENGYANYU SHUICHENGYANYU SHUICHENGYANYU SHUICHENGYANYU



水城烟雨

shui cheng yan yu

成茂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水城烟雨

成茂林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芮城商业彩印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26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378—1973—4

I·1913 定价:18.00元

翻身农民为改善生存条件在政治漩涡和经济大潮中生死死的奋争与恩恩怨怨的感情纠葛。曲折的故事中,活现出一批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典型形象。

太行山南部的古泽州是块物华天宝的地方，不仅无烟煤储量占全国四成之一，铁矿储量也相当可观。近代大文豪鲁迅和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述其冶铁史“起于二千五百年前，逮唐乃弥盛。”春秋战国时期，即使用皮囊鼓风术，汉时制出著名的“阳阿宝剑”，至明代则更为“鼎盛”，有“泽潞豪贾甲天下”之美誉。

明末，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这一带的豪商巨贾们惶惶不可终日。

有乔姓大户夜做一梦：晴朗朗的天空，一声炸雷，狂风便携了浓浓的云朵从南天边翻滚着扑来，顷刻，大地一片昏暗。忽然，一个亮闪，像把黑云撕裂开口子一般，无边无际的大雨遮天盖地倾盆落下。那雨，一会儿像飘泼，一会儿像筛子筛，一会儿又像什么器具均匀地喷，烟雾苍茫地大一阵，小一阵，小一阵又大一阵。万千支雨箭向他袭来，无数条瀑布从屋檐、墙头、树顶跌落下来，如烧开了似的

冒着泡儿，汇成急流，涌向沁河。沁河涨潮了！但见四下里水茫茫一片。他迷惘地站在那里，分不清哪是山，哪是树，哪是田野，哪是村落。茫然间，从水上飘来一仙风道骨老者指点迷津。老者把身上背着的小酒葫芦往水上一抛，那玩艺儿立即化作一条小船。他坐上船，老者说，顺流而下吧，沁河岸边有座城池，森严壁垒，可使你万贯家产平安无恙。他一片感激之情，欲言梦醒。乔大户好生惊奇，待天亮后，即刻打点行装，带随从数人，自沁河源头由北而南寻觅“壁垒城池”，途经数县，直达河南怀庆府黄河入口处。然而，奔波数日，并无所获，心中甚是纳闷，返回后将所梦所寻之事，求教于一阴阳先生。那阴阳先生也觉神奇，便与之二次重游。这次寻觅不在城池，而在风水。当沿河走到泽州府辖地一个沁河回水湾时，阴阳先生心情豁然开朗，指着岸畔石壁道：这不是座壁垒“城池”么？真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乔大户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石壁高耸，浩浩荡荡的沁河，像一匹奔腾的骏马，穿山劈岭呼啸而来。汹涌的河头撞击在坚固石壁上，卷起束束浪花，之后绕巨大石壁温顺地画了个半圆蜿蜒向南而去。

那石壁呈椭圆形，突兀耸出河面十数丈余，远望俨然一座云中城池。其东，连青龙山，为该山余脉；其西，望紫霄峰直插云天；其南有罗圈山作屏障；其北是宽阔的沁河河槽。沁河的半包围使它形成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的封闭之势。回水湾处碧波荡漾，几叶扁舟悠然往来，俨如江南水乡。

乔大户一打听，此石壁名曰凤凰台，传说曾“有凤来栖”。据志书载，凤凰台方圆数十里人家，世代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自唐以来，历代科举进士者甚众，大到吏部尚书，兵部侍郎，礼部员外郎，都御史，按察史，小到知府、知县、左、右参政、舍人、学士，号称“三斗三升芝麻官”。真乃得天独厚之风水宝地也！

看来梦应此处了。乔大户欣喜万分，速约同行曹、来两族，集银

子数十万两，广招天下能工巧匠，在凤凰台昼夜施工，沿壁筑起了一座集城门、城楼、角楼于一体的小城，由同乡大学士提名：水城。城内街巷阡陌，建筑考究，除中心街为“十”字外，小巷皆为“丁”字，据说那是为了防贼，生人好进难出。城中设施完备，关帝庙、观音堂、祠堂、花园、眺望台、忘暑亭、学堂、马厩、店铺、水井一应俱全。以四合院、簸箕院、旗杆院居多。大族乔家在城西临河筑棋盘四院。四门两两相对，每门一进三院。中间石板小巷如“楚河汉界”，可容两乘轿子通过。城外仅一径可通，进出者皆过卧波桥。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后，纷纷将各自眷属佳人、金银财宝远道移至城中，又在江南买灵秀侍女歌妓数十，锁于城中享乐。

城门紧闭，外患难入。然而，男人常年在外山南海北赚钱，女人四季被锁深闺，寂寞难耐，时间一久，便传出些奇闻轶事来。

某年某月某日，一青壮汉子上山打柴归来，路过城门歇脚，被城上几个女人相中，便使仆人以买柴为名邀至城内，数日之后未出。有说水城街巷设计如八卦图，汉子迷路。有说那汉子被留下作了男仆。后来河上一渔人晚归，发现水上漂来一具男尸，已形容枯瘦，经辨认，原来就是打柴的那个青壮汉子。

某年某月某日，城内乔大户从江南经商归来，仅金银手饰贵重物品就雇了10个挑夫，回至家中一一清点完毕打发脚夫歇宿后，才与妻妾叙话。不想妻妾个个愁眉不展，面容憔悴。既然家业万贯，挥金如土何来此愁？乔大户百思不得其解。后邀一银发郎中诊治。那老者城内一转便知底细。如此美人如云的小城，竟没见到几个男人，就委婉说道，小城阴阳不合，乃气塞所至。乔大户不解其意。老者又把城比作人，说：胃有虚火，阻塞难通焉能无病？就劝乔大户在城北悬崖上开一水门，筑石梯直通河面。这样与南城门相应，气通而人和。乔大户也觉有理，南行前把筑梯开门之事安排妥当，又留脚夫10人在城内干粗重活计。次年乔大户又归时，已见妻妾个个粉如桃花，笑逐颜开。

某年某月某日，某女仆以下河浆洗为名，把河上渔人从水门石梯邀至房中……

更有饶舌者说亲眼见几个粉面罗裙女子，把个男尸从城上扔下。谣言夜半听到河面有男鬼呜咽之声，那声音长而尖，哀而冤，绘声绘色。凡此种种。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愈传愈远，一直传到二十世纪中叶。

那荒诞离奇的传说不必过于较真，但活生生的现实不得不信。从明末建城，历经大清，民国，到共和国建国，上下 300 余年，虽朝代几更，人事沧桑，遗传变异，水城却依旧山水清秀，风景独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此风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血性男人和水色女人。特别是那里的女人，个个如出水芙蓉，一个比一个美，一个赛一个水，登上城墙，如一群欢乐的小鸟；河边浣衣，似一片落下的云霞；在田里劳作，又像朵朵飘动的彩云。

日月交替，斗转星移。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们用生命和热血不断编织着一个个美妙动人的故事——

第一章

1

70年代初，那场以夺权为标志的暴风骤雨稍稍平息。支书牛保土因为地主乔窑善之女红牡丹水秀落户的事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只脚，看来要“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时，公社里突然来了一批被称作“五·七战士”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师，还有北京天津的知识青年，带队的正是当年带领保土、大冲、黑爷他们斗地主的老革命杨区长。杨区长不仅把保土母子救出苦海，还把他培养成党员、干部，又把贺家庄农会主席的女儿刺玫瑰柳叶介绍给他作了媳妇。这一来，曾经策划夺权的乔教师慌了，连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新上台造反派头头曹顺虎也觉不妙。曹顺虎老婆白牡丹水梨不无担心地提醒他们：往后你们遇事可要多长个心眼儿！

杨区长再次杀回水城住公社，其余的全被分派到各大队。水城是个大村，派进一个小组，组长是个杨区长很赏识的前额很宽的县一中教师，人们都叫他刘老师。

刘老师是文革前的北师大毕业生，哲学和文学水平都很高，又精通乐器，在学校很活跃。他虽没给牛保土的儿子牛得田和水秀的女儿史秋月带过课，但他们却都认识他。60年代中苏决裂那会儿，他给他们讲过大概是赵朴初在报纸上发的一篇东西，叫什么“某公三哭”，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印度尼赫鲁等反华势力的。典故多很难懂，但刘老师讲得很清楚；印象最深的一次，该数讲析毛泽东当时写的一首诗《七律·冬云》了。

刘老师那浑厚的男中音至今回荡耳边。仅写作背景，他就讲了很多很多，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咬牙切齿，讲到他们军事恐吓、政治讹诈、经济封锁以及“和平演变”“不战而胜”的黄粱美梦；从新中国高举反帝旗帜和无产阶级国际旗帜维护世界和平，击退来自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攻击与挑衅，讲到面临的“大跃进”挫折，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撕毁外援协定；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讲到中华民族必然战胜眼前困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使广大师生在困难中看到了光明，在“寒流”中感受到了“暖气”。“梅花欢喜漫天雪”，“独有英雄驱虎豹”，多么豪迈的气概！一个伟大的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形象在“冬云”中活现了。谁愿作被冻死的“苍蝇”？让我们都作傲雪的“红梅”吧！

得田大概从那时起爱上了梅花。

他原是个理想主义者，出生在朝鲜板门店谈判的前一年，脉管里流的是建设新中国的热血。上小学时正长身体，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瘦得皮包骨，但他发现大人们的情绪很好，从不埋怨共产党。奶奶说，毛主席坐北京还发誓不吃肉呢！上中学时，正是学习雷锋的时代。他们把雷锋作为崇拜的偶像，后来听说有人反党就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文化革命。

水城闹夺权正红火的那阵儿，16岁的牛得田正举着“造反有理”的红旗，背着行李，打着裹腿和小战士们兴致勃勃地走在红卫

兵长征的路上。

韶山的山很美，翠竹青松葱绿一片，不像太行山上那裸露着的光山秃岭。在韶山冲那间普通而伟大的农舍里，他想象着红太阳是如何从这里升起的，崇敬仰慕之心油然而生。他把那里的一把土一掬水都视为神圣，为获取一枚小小的纪念章曾数夜不眠。在那个特殊的山冲里，他第一次听到了浏阳河那支亲切的民歌。

湘江的水很清，碧波荡漾舟影摇曳，远比黄土高原那污水浊流秀气。岳麓山、爱晚亭他寻觅着一代伟人的足迹。清流中的“橘子洲头”他和他的伙伴们一遍又一遍朗诵着那首脍炙人口的词：《沁园春·长沙》。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如此心旷神怡，又恰似“独立寒秋”。南方的冬天与北方的秋天温度太相似了，他兴奋地荡着一叶扁舟留连忘返。

16岁，是个热血奔涌，充满激情、幻想和憧憬的青春妙龄。自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百万红卫兵小将之后，他们就把自已紧紧和伟人连在一起了，“海枯石烂”“誓死捍卫”，似乎什么样的词语都不能表达他们那会儿的心情。他真的想到过为了“红色政权”不变颜色而去像董存瑞那样炸碉堡，像黄继光那般堵枪眼儿，甚至为了当英雄而恨生不逢时，至使80年代90年代的青年人——他们的孩子辈们把他们当成傻冒而不可理解。但那“不可理解”的一幕毕竟发生过。在北京，同他一块进京的山里娃曾不辞劳苦转乘车辆去救火，结果跑到跟前原来是首钢工人在炼钢。当一部分山里娃嘲笑另一部分山里娃无知时，那嘲笑者也办了件被嘲笑的事情。在颐和园万寿山，几个束着时髦短刷子的女红卫兵拦住了他们，叽里呱啦的闽南话使他们很费劲地听出，对方发现一男一女特务在山后接头。结果两路小将连姓名都不问便携手包抄而去，累得汗流浹背，却原来是两个谈恋爱的，只不过男的话间用小刀在身边的树干上划道道，引发了他们对一场叫不来名字的捉特务电影的联想。孤陋寡闻，幼稚可笑。

历史就是这样和人开玩笑的。那场革命一搞几年，破碎了他在名牌中学的“大学梦”。1968年，作为“老三届”小字辈的他回乡“接受再教育”了。在广阔天地里，他没体验出如何大有作为，感受到的却全是“坎坷”。父亲牛保土，母亲贺柳叶，甚至奶奶牛家寡妇这些和地主阶级有着刻骨仇恨的翻身农民在运动中被抄了家，他想不通。家庭出身明明是贫下中农，为什么偏说不老实？乔家大院里锁着的空房子明明是父亲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为什么偏不让住？自己文化程度明摆着比同伴高，为什么队上换黑板报却用了些考试及不了格的人？公社那次文艺会演，假如他和秋月去是完全可能得奖的，为什么偏选了唱起来比哭还难听的曹顺虎的女儿曹铁花？后来，中苏珍宝岛开战了，他想当兵换个环境，可体检合格了政审过不去，村上只走了新任革委主任黑爷的二儿子焦马驹。如此不平，本来沸腾的热血像渗进了冷水，眼前似乎无路。好在广阔天地锤炼了他一副棒身体，像年轻时的父亲一样，膀宽腰圆，健壮稳沉。无论摇耒把籽，扬场放磙都不在话下。

一个清明的夜晚，他踏着月色爬上了城墙，在眺望台对着滔滔的沁河水吹起了久违的笛子。那是用井冈翠竹制的。本来他很喜欢吹那些豪放热烈的曲子，像《赞歌》、《草原上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乌苏里船歌》等，可这时只想吹《白毛女》里的“北风吹”，还有《不忘阶级苦》。什么“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那词他记不全，便反复吹那曲子，悲凉呜咽像哭，凄婉沉长如诉。

这笛声在水城第一次响起，只有秋月知晓。秋月比得田小一岁。父亲史光宗当年“四清”后为了入党提干，抛弃了母亲水秀，她便随母亲回了水城。从县一中毕业后，她的境况不比得田好，她的情绪能好吗？那悠扬婉转的笛声勾起她无限情思，无限哀怨。寻着笛声她也登上城墙，远远地站着听着。她不想打扰他，让他尽情地倾吐心中的苦闷。

一支曲子吹完，得田扭头望见了不远处楚楚动人的秋月。昂首挺胸任河风轻吹着飘动的秀发，高高隆起的胸部和臀部与纤纤腰肢在月光下构成美丽的剪影。秋月该是十九岁了。青青妙龄把她蕴藏着的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像花儿一般，当苞儿半放花瓣微展时，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和色泽，叫人看着神往。

“秋月，你啥会儿来的？”

“好一会儿了，听到那笛声就知是你。”秋月说着轻轻走过来。

“那是知音了。”

得田憨厚地笑着一语双关。秋月那脸一阵羞红。

“你为什么不吹支欢快的，太沉闷了。”

“吹不起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啊！”

“那……就吹《红梅赞》，做红岩上的一支寒梅。”

秋月说：“我们要学江姐，不能被困境难倒。”

“对，沉沦就是死亡。要敢于向命运挑战！”得田挺起脊梁，仰望着挂在中天的一轮皎洁满月，吟出李白的名句：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刘老师一到水城就打听有没有一中学生。得田和秋月都先后到“五·七”战士们住的观音堂见过他。观音堂在城中，不大，独院，进山门得登七级台阶。观音早没有了，农民上大灶那年做过食堂。刘老师体质一般，劳动却很卖力，说话挺风趣，劳动之余喜欢给社员们说笑话。一次收工的路上，他看到老牛拉下的牛粪，就用手抓起来扔进地里。小姑娘们都捂着鼻子笑，他极其认真地说，笑什么？你们学学毛主席语录，这比资产阶级思想香得多，世界上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劳动阶级，别看他们身上的泥巴，牛屎，但他们比我们这些人干净得多哩！我就是来向农民们学习的。农民们十分尊重

他，认为乔教师喝那点墨水和刘老师比是汗毛比大腿。有次地头念报纸，刘老师指着“形势一派大好”的通栏黑体字幽默地说：“我就赞成这个大实话，形势从来都是一派大好的。”他把“一派”两个字读得很重，“两派斗来斗去，总是有胜有败。一派大好，自然有一派大不好。”农民们听着这话既新鲜又有味儿。据说，刘老师那一派在县里失败了。他们的头儿因武斗中策划炸楼，把对立派不少人炸死。对立派一掌权便枪毙了那头儿。那头儿被执刑前昂前挺胸，居然喊出：毛主席万岁！刘老师听这事之后，只表现出了短暂的些许悲哀。

刘老师因为抓了那几堆牛粪，被公社、县里树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典型大肆宣传。他自己写了个很成功很感人的讲用稿子，四处被邀宣讲着“知识分子如若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至理明言。老人家的话实在太绝妙了，“言语不多道理深”。乔教师对这段话也津津乐道，说中国革命成功就是知识分子结合工农民众的典范。作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负责人曹顺虎也想时髦时髦，反复熟练那几句话，但终不得要领。乔教师说要领是“双重否定”，更把曹顺虎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管它什么否定不否定，我背下意思就行了。”曹顺虎如今对乔教师把他看成小学生不大高兴。一次，乔教师请曹顺虎去给学校的娃娃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曹顺虎想起了刘老师在台上作报告的潇洒，有意想在乔教师面前把那句话背一下露一手。一开始他就大声地说：“老师们，同学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什么来着？他背了半截就实在记不起来了，但见满堂娃娃那眼睛都企盼着他的下句，就“呸”地在讲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知识分子臭球架子！堂上连乔教师都哄笑起来，这老粗，毛主席啥会儿说过这话？曹顺虎见笑声不止，又喝道：“笑什么？臭就臭吧，能香？”这话言外之意是冲着乔教师的。老师与学生哭笑不得，只好住声耐心听他忆苦思甜。水城人自编了句歇后语，叫曹顺虎忆苦思甜——老一套。

自从不让保土之母牛家寡妇、老贫协来大冲这些人上台忆苦思甜搞阶级教育后，曹顺虎便接了班。他那最大的痛苦，忆来忆去是脚面上有块巴掌大的疤。这疤连老辈人都弄不清来历，多数人说是学徒时不专心致志被他的父亲老铁匠用红铁烧的。他偏说那疤是小时候给地主放牛被老窑善打的。鬼才信呢！每到这时，曹顺虎又会认真地把鞋子脱掉，把那只大臭脚丫子放在讲桌上。前排的娃娃们闻怕了臭脚，见他做习惯动作便哭。娃娃们一哭他也哭，场上有了哭声他还真以为忆出了效果。

那天搞“老一套”忆苦时，刘老师站在教室外面偷偷听，几次想笑都没敢笑出声来。他纳闷，水城怎么选了个这水平的人当干部？偶尔和社员在罗圈山琵琶寺挑羊粪时说到此事，来大冲忿忿不平，用过去在台上讲话的口气说：“水城这个苦大仇深老贫农多得是，就是不让人家登讲台。他小子在哪这个给地主放过牛？我是在老窑善这个牛棚里长大的，啥这个不知道？”来大冲讲话爱带“这个”，是土改时从杨区长那儿学来的。

刘老师望着这个满脸胡茬的血性汉子，想起杨区长的吩咐觉得水城并不平静。

2

刘老师讲用红起来后，产生了个新的想法，把下乡“知青”、“五·七”战士和贫下中农结合起来，搞个文艺宣传队，白天劳动，晚上娱乐，改变改变农村平时听说过年看杀猪的枯燥文化生活。

这想法在一次研究生产之后，他和黑爷提了出来。黑爷当即就表示了态：“行，你们知识分子有眼光，这世道怎么个走法看得透。”黑爷姓焦，也是个大老粗，解放前给老窑善挖煤，闹土改翻身和牛

保土搭了班子，“文革”中一块被打倒。他的“共性”问题和保土一样，是红牡丹水秀的落户问题，除此还有个“个性”问题，是和老窑善的大儿媳黑牡丹水莲的关系问题。但由于造反派需要个牌子硬的党员，他人粗好操纵，曹顺虎还叫他姐夫，乔教师就策划先“解放”了他，让他当了名义上的“一把手”。他很尊重刘老师的意见。公社党委开一次会杨区长强调一次，要发挥好“五·七”战士、知识青年的作用，这不正好是发挥作用吗？他虽不识字，可特别喜欢热闹。老一辈村上的“八音会”他也混在里边打过小钹，还特别喜欢看戏，尤其是古装戏，《三关排宴》、《雁门关》、《穆桂英挂帅》这些杨家戏，从他爷爷时就被驾在膀子上接受“熏陶”了，虽一直看不大懂，却只想看，看时还叫上懂戏的保土，一人膀上驾一个孩子走十里八里不嫌累。村人称他们是“老戏迷”。当年“四清”后，戏剧一革命古装戏就不多见了，一“文革”又绝了迹。那几个“样板戏”又只有县剧团能唱，原来的农村剧团就都匿迹了。黑爷着急过，刘老师一提，他那大脑自然兴奋了。在场的副主任实际上的“一把手”曹顺虎对这事没马上表态，他想问问军师乔教师看这里边有没有“阴谋”再说。借着小解他溜进了乔教师的办公室。大队和学校都在关帝庙办公。学生上课，乔教师独坐着看报纸。他说明来意后，乔教师若有所思又十分警惕地说：“这恐怕不单纯是个搞宣传队的问题。我听说保土那孩子得田是刘老师的常客，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哪！”曹顺虎问：“那咋办”乔教师想了想说：“他真要办，恐怕咱抗住也不是上策，关键是要控制宣传队的领导权。”怎么个控制法乔教师一时也说不来，就让曹顺虎先回大队去研究，他随后再进去“参谋”。

曹顺虎走进大队办公室，黑爷正和刘老师列了一大堆名单。曹顺虎看着名单很着急，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就问：“那上面都有谁？”刘老师就塞给他名单看，他拿着名单说不认识又怕别人笑话，就装腔作势了半天，道：“还是刘老师念念，我们大家听听。”那“大家”其实是指“姐夫小舅子”，场上并无他人。

刘老师就念，边念边解释着：“我看咱水城能办出全社一流的宣传队。音乐不说了，有黑爷、大冲、保土这老一辈热闹人，加上得田、我，再配上几个年轻的，上、下场音乐都叫响；演员更不用说了，知识青年中那帮城里娃，还有黑爷刚才说的四个‘小牡丹’，一个比一个漂亮。什么事情有了人就都好办了，咱们还愁啥？”

曹顺虎听着，那不愉快就生了出来，这不是忘了阶级斗争吗？走资派保土、保皇派大冲出来不说，连他们的儿子都进了宣传队，纯是这黑爷老色鬼没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知道，水城人眼里，包括自己老婆在内的三朵老牡丹已经褪色。黑牡丹水莲，红牡丹水秀，白牡丹水梨都已是40多的人了。男人30一朵花，女人30一个疤，都40多了能干啥？这四个小牡丹可正是含苞待放。极像其母水莲的小黑牡丹春月已23岁，极像其姑的小红牡丹腊月也17岁了，水秀那知识分子女儿小白牡丹秋月，妙龄19，还有被称作小黄牡丹的大冲女儿红梅芳龄20，四朵花要样儿有样儿，要条儿有条儿。水城人评价秋月是小牡丹之首，说人样儿像了水秀，皮肤仿了自己的老婆水梨，说话还斯斯文文之乎者也的，显出几分超世脱俗，要不是其父史光宗打成走资派，恐怕小白牡丹还真要倾城倾县呢！敌人好过之日就是我们难受之时，想到这里他就突然冒出一句：“我不同意这球黑名单！”话说出来后又觉失口，改说：“把黑字去掉。娘的，说惯了口。”

“为什么不同意？”刘老师问。

“你看上面都是些啥人，地富反坏，阶级敌人就占了一大半儿。”曹说。

“没有一个阶级敌人。”

“保土？”

“人家不是干部了，还是共产党员！有点问题改了就好了。毛主席说：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

“还有春月，秋月，腊月？”